

收拾起

这是一部以昆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江南鱼米之乡，古娄江畔，昆曲发祥地，围绕一份古老的精神遗产的沉浮起伏，
演员、堂名、曲友、教员、学生……以各自的性格行为和人生轨迹，演绎令人唏嘘长吟的命运悲喜剧，
描画那个时代的世态民情。传薪者们让昆曲《收拾起》的强烈愿望和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，真实地折射出一段昆曲在式微中勃兴的历史。

作者的文字以形象、清丽、细腻见长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，足以令人领略水磨腔的神韵。

「陈益著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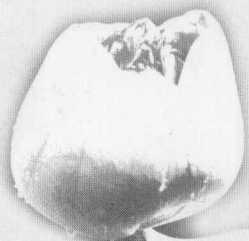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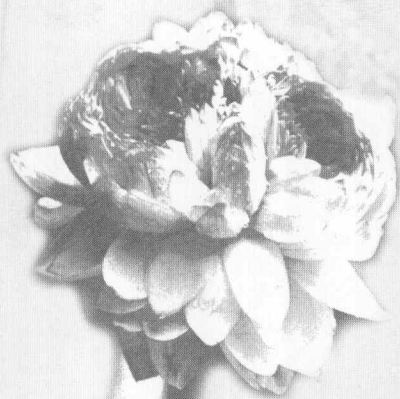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收拾起

〔陈益著〕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收拾起/陈益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745 - 4

I. 收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6052 号

收 拾 起

陈 益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13,000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4,25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745 - 4/I · 521

定价 24.00 元



作者简介: 陈益,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。已著有散文集《我的先祖是蚩尤》、《十八双鞋》、《欲望漫思录》、《水乡里的浮雕》、《如花似玉的江南》、《寻梦六百年》、《周庄》等三十余种, 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奖, 并在海外出版、译介。《收拾起》是作者继《天吃相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以昆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江南鱼米之乡，古娄江畔，昆曲发祥地，围绕一份古老的精神遗产的沉浮起伏，演员、堂名、曲友、教员、学生……以各自的性格行为和人生轨迹，演绎令人噙泪长吟的命运悲喜剧，描画那个时代的世态民情。传薪者们让昆曲“收拾起”的强烈愿望和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，真实地折射出一段昆曲在式微中勃兴的历史。

作者的文字以形象、清丽、细腻见长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，足以令人领略水磨腔的神韵。

目 录

001	小花旦
024	双堂名
040	笑舞台
059	紫燕堂同期
076	玉琮
092	儿女情长
107	财子佳人
122	一波三折
139	不速之客
152	阳澄湖畔
171	火神醮
182	午夜火警
193	最后一幕
215	后记

小花旦

一

盆渎村风传着一条消息——陈嘉仁要把儿子送出去学昆曲了。

这件事不算大，也不算小。毕竟，孩子慢慢长大了，总归要学点什么。然而，在历来有艺事传统的盆渎村，让孩子出去学昆曲，人们很久没有听说过，也就变得新鲜了。

娄江，出太湖，越苏州娄门而东，一路迤迤百余里，由浏家港汇入长江，进东海。不尽的波光涛影，载走了悠悠岁月，孕育了盈盈沃土。它流经南武县城时，稍稍变狭。江南岸有一个地方叫盆渎村。

很多年前，一代名妓陈圆圆的名字，曾经与盆渎村连在一起。

圆圆姓陈，也有人说她姓邢。即使是说她姓陈，究竟是从父姓还是从母姓，说法也不一致。但圆圆早年居住在苏州时已姓陈，很多资料上有记载。她初名圆，小名圆圆，后来更名为沅，字畹芬。

老人们都说，她出生于盆渎村的一个贫困家庭，但在盆渎村几乎没有遗迹。年纪很小的时候，她就随人离开家乡，沿古娄江西去，流落苏州，并在岁月风尘中脱颖而出，名冠姑苏梨园。后来，一代名妓陈圆圆被劫北上，与明末的重要历史人物纠缠在一起，引出了一连串充满香艳和血泪的故事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其实陈圆圆不仅相貌长得好看，更是一位遐迩闻名的演家，演唱昆曲和弋阳腔，扮相极佳，曲尽其妙。家乡人连夸耀她一番，都会感到自豪。也许正是如此，

娄江畔历来崇尚艺事。日常说话中,很多与戏有关。例如“吃面靠汤,唱戏靠腔”,换衣服称之为“换行头”,有本事的人称作“角色”——假如口气加重些,这“角色”还会显出贬义。城里那些衣食无虞者,舞文弄墨者,擅长技艺者,有了空闲便聚集在一起,拍曲演唱,且歌且舞,即便心里有什么忧愁烦恼,也被驱散得一千二净。许多做父母的,只遗憾没有生出陈圆圆这般千娇百媚的女儿。至于那些家中拥有实业,财富积聚的人,要么以拍曲演唱作为人际交往的手腕,要么以此炫耀自己既富庶又雅致,拍曲便成历久的时尚。

略呈低洼的盆渚村的西头,紧靠江岸。苍颜斑驳的石拱桥堍,有一户陈姓人家。他们是否与陈圆圆同出一宗,乡邻不得而知。提起陈圆圆,陈家人却总是显现不容亵渎的神色。男主人陈嘉仁四十有余。他是继承祖业,以唱堂名为生的,时常与七八个同好一起,挑起写有“咏怀堂”字样的箱篋,拿着丝弦家什,四处奔波,为举办婚丧喜事的人家演唱昆曲,以获得微薄酬劳。咏怀堂是个老班子,唱得好,在方圆几十里颇有名声。只要经常有人家请堂名,班子里的人就可以不愁温饱。

和旁边的房屋相比,陈家的几间青瓦小屋低矮而又简陋,但拾掇得很洁净。推开门扉,就可以看到田间种植的蔬菜稻麦,河面上漂浮的菱藕茭叶,还有柳荫下的那座石拱桥。晚上躺在床上,不时能听见虫鸣鸟叫,当然还有火车轮子从铁轨上滚过的声音。陌生人住在这里,要是半夜里汽笛突然拉响,再酣的梦境都要被惊醒的。但这里的人们都已经习惯,照样睡安稳觉。十多年前沪宁铁路刚刚通车时,人们纷纷前往车站看稀奇,被这条轰隆轰隆的铁匣子长龙吓得不轻,谁也不明白它为啥能跑得这么快。这些年慢慢适应,也就觉得平常了。不少人要办事,也会换上光鲜的行头乘坐火车,东去上海,西去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。

这天清晨,天色乌青青时,陈嘉仁已经起床,匆匆洗刷,穿戴整齐。然后叫唤了几声:

“玉林,玉林!快醒醒了,我们要上苏州!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”

儿子仍然在睡梦里,唔了两声,向里床翻了一个身,好像睡得更加香甜了。陈嘉仁不能不催促他,忙伸手掀起被子,却发现有些异样,忍不住“啪”地打了他一记屁股。

“哎呀，你这小鬼头真不争气，又画龙啦！”

玉林顿时被惊醒了，揉揉惺忪的双眼，一下子坐起来。他终于发觉自己昨晚睡得太死了，在梦中有一泡憋了很久的尿，酣畅淋漓地放出来，却全都浇在床上，焐了半夜，此刻，贴身短裤还是潮湿的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臊臭味。

“哎呀，我……”

做母亲的闻声过来，她手脚麻利地让儿子换了衣裤，一边催促他们两人赶快洗脸、吃粥，赶快上路。她嘴里不停地嘀咕：

“你这小囤，已经十四岁啦，还总是要床上画龙，那怎么办？真让人放不下心啊！要是到了苏州城里还这样，谁来帮你洗被褥？你自己把它焐干呀？”

玉林哭丧着脸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他心里也很懊恼，谁愿意在床上画龙呢？可越是关照自己不要出洋相，越是要浇在床上，真是毫无办法。淘伴们也晓得他有这个毛病，常常笑他，羞他，说他是画龙大王，让他哭笑不得。

不过，陈嘉仁却显得很宽谅：

“人家都说，在床上画龙的孩子，最聪明。我们家玉林，脑子也实在机灵，一段昆曲，刚刚教了两遍，就会唱了。别人学吹笛子，少说要三个月，他吹了没有几天就像腔了。”

其实，对儿子的长处，做父亲的并不完全了解。玉林的耳朵特别灵敏，什么样的声音都能辨别得一清二楚。奔跑的火车刚拉响汽笛，他就说是朝东去的，而不是朝西去的。桥堍草丛里蟋蟀鸣叫得有些特别，他就知道是黑头大将军在发威，旁边很可能守着一只红蜈蚣。秋日的风从芦苇叶梢上刮过，发出轻捷的哨音，他会久久迷恋，说这比什么都好听，要是笛子也能演奏得这么细微就好了。

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极其会摹仿。一次，堂名班子有人来找陈嘉仁，远远地听见屋里有谁在对唱，男的嗓音洪亮而又低沉，颇有些沧桑感；女的则莺声呖语，明丽委婉，显得那么天真烂漫。他推开门环顾四周，却发现房子里唯有玉林一个人面墙而立，正在唱昆曲，没有别的身影，两个角色竟然都是他唱的，让进门来的人张大嘴巴，半天合不拢来。

也许正是如此，当陈嘉仁听说苏州街头贴出大红告示，要办一个昆曲传习所，招收一批孩子学艺时，就执意把儿子玉林送过去。儿子如果再和自己一样唱堂名，有什么出息？他相信儿子将来会比自己唱得更好，会成为一个天下闻

名的角色。

做母亲的心里终究舍不得，陈家就这么一根独苗呀。假如让他姐姐玉珍或妹妹玉琴、玉英去学艺，不管挑哪一个，她都肯放手。倒也不是指望她们中间出一个陈圆圆似的名角，能够自食其力就不错了。可是人家说了，只要男孩，不要女孩。儿子离开家，握不着、搭不够，一旦有什么闪失，怎么办呢？

然而，靠丈夫做堂名的这些收入，维持家计，难免捉襟见肘。按照她的心思，玉林应该留在身边，去城里的南货店、烧鸭店、绸布店或者木器店当学徒，吃几年萝卜干饭就出头了，以后也好有个照应。做父亲的却说，玉林这孩子，天生羸弱，不是干体力活的料。他五官端正、五音俱全，继承父业，不失为一种选择。孩子长大了，总归要让他出去闯，不能老是守在盆渚村。烂泥萝卜，汰一段吃一段吧！

父子两人匆匆吃过早餐，离开家，在迷蒙的曙色里搭乘早班火车去往苏州。火车开得很快，不消一个钟头就到了。他们舍不得花钱坐黄包车，便紧走快赶，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在城北桃花坞找到了一个名叫五亩园的院落。

远远的，玉林就看见门口挂了一个长长的牌子，写有“昆曲传习所”的字样。几个十来岁的男孩，跟他差不多，抓住父亲的手，胆怯而又好奇地东张西望。不用说，他们也是来应试的。

苏州人几乎都晓得，这里在很久前是私家花园，但多少年世事变迁，乏人经管，早已杂草丛生，荒芜不堪。到了前几年，竟落拓成了寄存灵柩的场所。为了举办昆曲传习所，让奄奄一息的昆曲恢复元气，十多位迷恋于此的股东们再三筹划，每人捐出一笔钱来，从五亩园中辟出了十几间原本是殡舍的房屋，加以整理修葺，作为教学与住宿之用，随即四处张榜招收学员。

那些想来学戏的孩子在父亲的陪同下，走进这个平时寂静阴森的院落，蹦蹦跳跳的，倒是带来不少生气。

玉林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上苏州。进城的路，看到有人拉着黄包车，在碎石路上跑得气喘吁吁，还丁零零地摇着铜铃。手挎竹篮的女人，一边走一边叫卖：“栀子花、茉莉花……”抬起头，又看见远处虎丘山上高耸入云的宝塔，十分魁伟，感到那么新鲜。

苏州毕竟是苏州，南武县城根本就不能跟它比。各种各样的声音，繁杂、喧闹、热烈、怪异，汇聚在一起。尤其是在摊档密集的街市，不停地发出招徕顾客的

叫喊和串味的音乐。似乎哪个伙计的声音轻一点,就会淘汰出局。走在马路上,汽车的马达声、电话滴零零的铃声、收音机里演唱评弹的声音,以及苏州人特有的吴侬软语,许许多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闻所未闻的声音,一下子都涌入他的耳朵,让他一时难以分辨,又因新鲜而倍受诱惑。听听,这才是市廛之声,让人按捺不住,躺在床上都想蹦起来的声音!

父亲今天的话语特别多,仿佛儿子什么都不懂,什么都要关照。踏进传习所的门口,他还在不停地叮嘱:

“切记,玉林,到了苏州城里,要听先生的话,刻苦学戏,先生教的,全都要记在心里!晓得吗?”

“嗯,晓得!”

“夜里要少喝水,醒困点。睏得像只死猪就要画龙了!”

“嗯!”

“千万不能贪玩!学艺的人专心致志,每天才有长进!”

“嗯!”

玉林一股劲地点头,显得很乖巧,一双眼睛却在东张西望,这里的一切让他听不够,看不够。

突然,他发现前面走着一个男孩,矮矮胖胖,剃着个桃子头——只在头顶留一搭桃子形的头发,四周却剃得乌青青的,什么也不剩,不由扑哧笑出声来。跟在父亲身后的桃子头转过脸,也看见了玉林,吐吐舌头,扮了个鬼脸,一副滑稽相,指指前面说:

“嘿,你晓得不晓得,这些房子原来是摆死人棺材的?”

“真的吗?”他的话让玉林大吃一惊。

“瞎三话四!”

桃子头的父亲穿一身灰白的短衫,腰背有些伛偻,伸出手,拍打了一下儿子光光的头皮。桃子头顿时敛住笑,格外地一本正经,步子也加快了。

主考官和几位乐师模样的人早就端坐在里面了。报考的学生一个挨一个进去,暂时轮不到的,就守在门外等候。好在等候的人并不算多,桃子头排在玉林的前头,一会儿,他就考完了,蹦蹦跳跳出来了,脸上贼忒嘻嘻,让人一见了就要发笑。看样子,桃子头考得还不错。

玉林心想，这家伙真是做丑角的料。

就在这时候，里面传出声音，让他进去考试了。

“来，这里坐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主考官尽量把语气放得和缓些，但一双炯然有神的眼睛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他，仍让人感到很威严。

“姓陈，小名阿二，大名玉林。”

“今年几岁哉？”

“虚岁十四。”

“哦。家住在哪里？父亲是做啥的？”

“住在南武县盆渚村西首，父亲在咏怀堂做堂名。今朝是他陪我过来考试的。”

“哦，咏怀堂我晓得，是个老班子了……”听说他父亲是在咏怀堂做堂名，主考官不由将目光很专注地看着他，随即笑笑说，“这么讲，你是有些家传的？”

“是的，从小就跟着阿爸学唱，会唱很多曲子呢。”

“真的？那好，你拉开喉咙，唱一段给我们听听。”主考官的兴趣更大了，“你最擅长唱什么呢？”

“我会唱旦角。”玉林咽了咽口水，抬起头来，往乐师那里看看，没有半点忸怩，说，“那，我就来唱一段《思凡》吧！”

跟随笛声，他开口唱了：

……又只见那两旁罗汉，塑得来有点傻角：

一个儿保膝舒怀，口儿里念着我；

一个儿手托香腮，心里想着我；

一个儿眼倦开，朦胧地觑着我；

惟有布袋和尚笑呵呵！

他笑我时光蹉跎，光阴过。

有谁人，谁人肯娶我——这年老婆婆！

降龙的恼着我，伏虎的恨着我，

那长眉大仙愁着我，说我老来时，有什么结果！

他扮的是花旦，一边唱[哭皇天]，一边朝着四个方向，模仿那些罗汉的姿态与表情。他演的是一个小小尼姑色空看到游乐的少年而触发心绪，随即厌烦经书，离开佛殿，欢欢喜喜地奔向凡俗人间的情形。尽管很稚嫩，却有板有眼。

这一曲，父亲在家里教了又教，他练了又练，早已烂熟于心。不过，面对主考官锐利的目光，终究有些胆怯。好不容易唱完，他喘着气，敛住笑容，一副镇静的样子。

主考官沉思片刻，流露出赞许的神色，说：

“嗨，这旦角倒是唱得蛮有点功架的。好吧，希望你认真学艺，成为传习所的好学员！昆曲之难工，尽人皆知。哪怕京剧票房比昆曲好，可它的浅俗，怎么可能跟昆曲相比呢？要让昆曲源源不断地往下传，就靠你们这批年轻人啦……”

玉林懂事地笑笑。

“嗯……我看，你的艺名可以叫传芝……”

玉林十分诧异地看看他，咦，我怎么叫传芝？

“传芝，对，传习所的传，灵芝的芝，芝兰的芝！”主考官笑着，仔细解释道，“别人的名字都还没有起，我刚刚突然来了个灵感，给你起了这个艺名。今后呀，传习所的学员，都要有艺名，中间全都是一个传字，我想你是演旦角的，扮演的角色要像芝兰一样聪慧、馨香，名字中的芝，上面有一个草字头。”

玉林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以后，你不但要学花旦，还要学闺门旦、正旦、老旦、作旦、刺杀旦、耳朵旦……哦，名堂很多呐，够你学好几年的！”

“嗯。”

他依然点点头，心里却想，我还要学武旦，像穆桂英那样，身穿铠甲，头戴翎毛，独自站在敌军的包围之中，挥舞雪亮的利剑，用腰、背、手、脚，镇定自若地将四面八方飞来的双头枪挡得纷纷落地。杀声四起中，银枪红缨飞舞，那才够威风！

这时候，有人将陈嘉仁喊进来，告诉他孩子可以留下，但必须试学半年，方可签写关书，正式收为学员。按照传习所的规矩，这里每月逢五放假三天，学员可以回家看望父母，不过当天傍晚必须赶回来。这些孩子都在贪玩的年纪，管得严一点，家长也好放心。

父亲很高兴，连忙向主考官和诸位乐师作揖：

“那我就拜托诸位先生啦！你们只管严加管教，为了孩子成器，要打要骂，都听先生的……多谢多谢！”

陈嘉仁把玉林留在五亩园，当天就回到娄江畔的盆渚村了。傍晚还有人家请咏怀堂唱曲呢。

二

传芝踏进学员宿舍，发现桃子头已经在那儿了。

说来也巧，他们两人被安排住上下铺。桃子头已经占据了木床的上铺，传芝睡在下铺，觉得也蛮好。桃子头看见传芝，开心得接连来了几个豁虎跳，嘻嘻一笑说：

“嗨，小花旦，人家都说你又漂亮又唱得好。化了妆，扮相一定比女孩还像女孩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听他这么一讲，传芝脸都红了，忙说，“我哪里是女孩，我是男孩！”

“你的艺名都像女孩，你叫传芝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呀，先生刚刚取的。也给你取了吗？”

“也取了，让我叫传釜，说是……破釜沉舟的釜。这才是响当当的男孩名字！”

“传釜，”传芝很羡慕，“听起来倒真的是男孩。”

“嘿，”传釜一个筋斗翻到了他面前，“你要真的是女孩，我将来一定要向你求亲！”

“求亲？！”传芝想不到他会这么说，忍不住哈哈笑了，“你的样子，谁见了都被逗得发笑，哪个女孩不愿意嫁给你呀？”

“不，不，传芝，先生说让我学副净，也就是大面。这是所有行当中最难的呀。有句俗话说：‘三年稳出状元，三年不稳出大面’，就是讲的这个意思。咳，我正为这件事发愁呐。”传釜说，“我从小读书读得少，你要多帮帮我啊！”

“不，我刚刚从乡下出来，你要多帮我呢……”

不到一个时辰，两人就相熟了。原来，先生真的给桃子头取了个艺名叫“传

釜”。学副净这个角色的，名字的中间要有一个偏旁是金。他和传芝是同岁的，只不过早出生了五六个月，于是两人开始以师兄弟相称。不过，传釜有时却故意叫他小师妹——谁让传芝是学旦角的呢！

从此以后，他们一起学古文，学书法，学工尺谱，学音韵四声。先生给他们排了很多课程，假如不认真学，是很难完成的。

每天住在一起，玉林很快知道，桃子头小名阿狗，那天陪他来考试的是养父。养父姓孙，是在山塘街卖大饼油条豆腐浆的。一岁多的时候，他从育婴堂里被养父母抱回去——直到现在，他都不知道是谁将自己丢弃的。养母前两年生病死了，父子两人相依为命。阿狗自小没有读过几年书，人还不及骆驼担子高，就帮养父四处叫卖，学昆曲、读工尺谱是蛮吃力的。不过，他天资聪颖，先生教过后，传芝再辅导几次，也就领会了。拿起毛笔抄写昆曲脚本，还真像模像样。再过一段日子，翻开《古文观止》，居然能朗读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：“臣亮言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……”尽管文章的内容似懂非懂，却读得很流畅，几乎不打一个疙瘩。

学昆曲的人没有点古文基础，实在是寸步难行。传芝当然也记住父亲临行前的叮嘱，要从之乎者也学起，不许有半点马虎。连剧本都看不懂，怎么唱戏？

毕竟要做艺人，腰腿基本功是必不可免的。一天练下来，几乎每个孩子都叫苦不迭。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关节是不酸痛的，手腕酸痛得连筷子都拿不起，睡觉时一翻身，又疼痛难忍。第一次回家时，传芝无可奈何地告诉父亲，练唱倒不怕，怕的是练功——不过，我还没有哭过。

谁都是父母的亲生骨肉，哪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每天吃苦？

但，父亲没有多说一句话，让他按时回五亩园：“听先生的。先生让你怎么练，就怎么练！”

每天清晨他们无法睡懒觉，跟着先生练早功。监功先生最铁面无情，你要是想不花力气，来点小花招，他手里的藤条犹如一条花蛇，晃晃悠悠地向你的屁股飞来。真让花蛇咬一口，这味道很不好尝。

不过，监功先生并不真打。

不仅是监功先生，所有的先生都教书认真，管教严格，但不打骂学员，这让做父母的很放心。五十个光郎头学员，大的十四五岁，小的八九岁，传习所不仅管

吃管住，定期给孩子们洗澡、理发，还有奖惩条例。学得好的人，先是发给奖品，后来干脆发奖金，每月一块，不过要存在银行里，到了年终才允许取出来。学艺的孩子全是些贫寒子弟，家里都不宽裕，有这么几块钱，对于他们已是一笔财富。

那一次，传釜在练矮子功时，右脚不知怎么就扭伤了，痛得他龇牙咧嘴，直抽冷气。传芝开始还以为他故意装样，仔细一看，发现传釜额角上沁出了黄豆大的汗珠，脸色都发白了，这才明白真的是扭伤了。传芝急忙告诉监功先生，先生伸手一摸，觉得不妙，赶快请医生来医治。医生说是脚跟肌腱受了损伤，一时难以恢复，必须每天做热敷和按摩，又配了一些药物，让传釜服用，再三关照要循序渐进，恢复行走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才能继续练功。

传釜见伙伴们尽管练得很苦，功夫却渐有长进，但自己只能坐在一旁看热闹，至多喝彩一句，心里很不舒畅。然而，这有什么办法，再发急也只能坐在一旁。

这天，先生讲课快要完毕时，屁股下一直像坐着橄榄似的传釜，终于忍耐不住，从口袋里偷偷拿出几根像刀豆一样的绿色荚子，放在了鼻孔边。那荚子散发出一种酸溜溜的特别的气味，随即他的鼻孔一阵发痒，忍不住一声：“啊嚏！”好响亮的一个喷嚏。紧接着又是一个：“啊嚏！”差一点儿让他绷断了裤带。

坐在他前面的传芝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。

先生正在入神地唱一段曲子，忙转过身来说：

“是谁伤风了？快抓紧吃药，千万别传染啦。”

“啊……嚏！”

回答他的，是一个声音拖得长长的愈加响亮的喷嚏。不仅仅是传釜，所有的学员都哄然大笑，传芝更是笑得抖动肩膀，一头伏在了桌子上。唯独先生没笑，十分疑惑地望望传釜。传釜的脸憋得通红，看来还有不少喷嚏想打而不敢打，同时慌慌张张地在藏掖什么东西。先生立即走到传釜身边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

传釜只得乖乖缴械投降。

先生把绿色豆荚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迟疑了一下，放到鼻孔边闻闻，顿时一阵酸气袭来，他也忍不住了：“啊嚏——”一个喷嚏打得十分酣畅。

学员们更加忍不住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笑什么？这有啥好笑的？唱不好曲子才惹人笑呢！”

先生赶紧用手绢擦擦鼻子，十分严肃地摆摆手，拼命压住满堂笑声。同时关照大家，今天所教的曲子，下课以后一定要认真唱，反复唱。谁要是唱错了一句，至少让他站在大树下唱十遍。

“告诉你们，明天我要一个一个让你们站起来唱的，唱不好就罚，谁也逃不过去！”

下课后，传釜与传芝回宿舍去。想起刚才的那一幕，传芝忍不住嘿嘿笑了：

“你可真厉害，弄来一把合欢树的荚子，让先生也出洋相！”

“不要说我啦，你的螃蟹事件，不也赫赫有名？”

原来，前几天，传芝在五亩园的围墙下，突然发现了一只隔年螃蟹，正往草丛里乱爬。他费了点力气，将它捉到手。实在没有地方放，把它塞进了裤子口袋里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教室，总算没迟到。谁知，当先生的课讲得津津有味时，传芝突然大声惊叫起来：

“哎哟，妈呀！”

谁都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，没料想是螃蟹的大螯钳住了他的大腿，咬得鲜血如珠。学员们顿时哄堂大笑，连先生也忍俊不禁，索性让大家敞开笑了一阵。

一晃，半年过去了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传芝一次都没有回过盆渎村。说不想家，也不见得，但在传习所学艺，先生管得紧，学习时间紧，能把指定的课程学好，已经不容易。何况，这里的伙食比家里好，宿舍也不错，回家的念头就淡薄了。他想，最迟过年的时候总要回家。父亲倒是特地来苏州看望过两次，见儿子与伙伴们相处得很好，叮嘱几句，也就宽心地走了。

传釜右脚的伤终于好了，走起路来跟往常一样，丝毫不觉得疼痛，所要练的功，也差不多补齐了。空闲的时候，他就和传芝一起，玩那些男孩子都喜欢的东西——粘知了、捕螳螂、捉蟋蟀，要不就是爬树、摔跤、掰手腕。五亩园地方不小，足够他们顽皮的。

玩腻了，一对师兄弟也会瞒着别人，偷偷溜到观前街去看五光十色的世界。

到了观前街，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当然是北局。那里地方虽不大，但广场上有民间艺人玩着杂耍，还能看见有人从棚里牵出一匹匹马来，绕着土墩驯马。